

中古
仙道詩
精華

鍾來茵
撰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中古仙道诗精华

作 者:钟来因
责任编辑:许金林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激光照排:南京锐普电子出版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 者:南京中锐彩色电子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9 插页 2
字数:725,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5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627-8/I·605
定 价:4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中古仙道詩精華

壬申嘉平如

來因先生署

干帆

序

一九八四年，余应南京大学之聘，移居金陵，始与钟君来因相识。君好学敏求，勤于著述。二人来往不多，而余珍赏其才。江苏省成立六朝史研究会，同人选余为会长，余邀君入会。余主编六朝丛书及中国文学史大词典唐五代卷，皆约君撰文。顷君携《中古仙道诗精华》全稿过访，嘱为序言。盛意可感，欣然命笔。

历代诗选之多，汗牛充栋，而仙道诗之选本，尚付阙如。钟君此选，实为首创。余曾询君：“宗旨为何？”答曰：“唯在赞扬中古文士，身处乱世，尚能力求自由与超越，使枯笔生辉，充满想像；令意象纷繁，诗思叠出。阅仙道诗，犹如吴均游富春江，‘泉水激石，泠泠作响。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。蝉则千转无穷，猿则百叫无绝’也。”余为击节称叹。及读全稿，所谓“六朝”，不限于孙吴、东晋及南朝之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兼及曹魏、西晋及北朝。所谓“仙诗”，即游仙诗，以情趣为主；所谓“道”诗，即玄道诗，以哲理取胜。君不囿

于游仙诗，玄道诗之传统内涵，各扩充为六类。本此理解，细加甄别。从曹操至惠标一〇九位诗人中，精选出仙道诗近四百首。少者一首，多者十数首。湛方生之名，不见于各种文学史，君独具只眼，评为东晋之第一流玄言诗人。石崇本不属道教徒或道家，但其金谷园中穷奢极欲之生活，如地上神仙，君评其《思归引》为新创之追求现世社会尽情享受之游仙诗。支遁虽是释子，而生活行事，颇近道家，君评其《咏怀》乃以老庄为旨归之崇道玄言诗。狎客江总擅作艳辞，君评其《箫史曲》为仙诗与艳诗之合流，亦即游仙诗之变体。灵心慧解，耐人寻味。

钟君此选，在作品之前，列作家小传，在作品之后，有注释、简析。注释固考证详明，简析尤评品精当。甄采诸家善言，辨正前人谬误。八关斋不始于宋、齐之时，咏竹诗非梁刘孝先首创，此钟君追本寻源之二例也。东晋文人谈玄，有自己提“难”，自己解答者，谓之“自叙”。许询善于此，并以诗之方式表达，故江淹有《许征君询自叙》之作。王羲之信奉天师道，与道士共求长生之术，反对“一死生”、“齐彭殤”乃其思想之

实质，永和九年三月修禊时公开吐露耳。对比兰亭诗与兰亭序，内容吻合。郭沫若氏信诗为真，何能诋序为伪！此钟君祛疑解惑之二例也。

总而言之，中古仙道诗精华发端宏大，剖析微密。一诗之选，一注之得，皆出于沉思，必求其惬意。余之序言，不过略举数例。钟君之卓识，读者当自得之。

一九九一年卞孝萱撰

前 言

本书所选的诗是中古仙道诗。鉴于历来尚无这样的选本，故有必要把本书的编选原则以及我的主要工作说明一下。

中国第一个超稳定的王朝——汉朝，延续了四百年，而在随之而来的四百年中，却经历了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的不少王朝。每个朝代的更迭都是百姓的鲜血换来的。四百年中，战乱、分裂、瘟疫、水旱灾害，使中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缩短。梁武帝萧衍在跟臣下议论时指出，南方潮湿，男人活到三十岁左右即衰老（《南史·顾协传》），是常见现象。生活于中古的文人，则因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而大量被杀：嵇康、潘岳、石崇、陆机、陆云、刘琨、郭璞、谢灵运、范晔、袁淑、鲍照、王僧达、谢朓、王融等文人如此，连皇帝也难善终：梁武帝萧衍被叛军囚于台城饿死；梁简文帝萧纲被叛将用土囊压死；梁元帝萧绎被西魏虜去杀死；北魏节闵帝元恭为了逃避矛盾，装了十二年哑吧，生活于佛寺，被迫作了皇帝，二年后

又被杀死。他作诗说：“朱门久可患，紫极非情玩。颠覆立可待，一年三易换。时运正如此，惟有修真观。”（《北史·魏本纪第五》）这首诗把元恭崇信道与佛的心态，作了极好的描绘。文士（包括皇帝）生于这种变幻不定的社会，有极好的观察与思考的窗口。例如嵇康的命运，在他被刑前即有三千太学生为之请愿，在其被刑后更引起文士的思索。他的《养生论》在后世影响颇大，陶弘景《养性延命录》摘录列代养生名言，曾说：“嵇康亦云：道养得理，上可寿千岁，下可寿百岁。”（引自《云笈七签》卷三十二）一位坚信即使“下寿”也可到“百岁”的诗人，却夭折于不惑之年。后代敏感的诗人怎能不纷纷提出疑问呢？中古文士承载了太多的痛苦，看到了太多的变化，必然思想活跃，敢于创造。他们努力寻找消释痛苦的各种道路，想找出天道人事变化的规律，并力求使自己合于这一规律，这便成了他们多写仙道诗的重要原因。

一、游仙诗

所谓“仙”诗，即游仙诗。凡是以游仙为旨

归，为排遣痛苦、力争自由、追求超越的诗，都是游仙诗。《文选》早就有“游仙”这一专栏（卷二十一）但萧统及其东宫学士们对游仙的理解很狭隘，《文选》李善注说出了这一秘密：“凡游仙之篇，皆所以滓秽尘网，镏铍纓绂，餐霞倒景，饵玉玄都。”原来，《文选》的编选注释者心目中只有一个模式的游仙诗，即那纯道教徒式的作品，以人间作官为肮脏之事，热衷于服食日月朝霞之光芒，赴昆仑服饵灵芝、珠玉等等。所以李善等人面对郭璞悲愤而有为的游仙诗，就看不惯了：“而璞之制，文多自叙。虽志狭中区，而辞兼俗累，见非前识，良有以哉！”钟嵘《诗品》虽评郭璞为“中兴第一”，但也认为他的《游仙》之作，“词多慷慨，乖远玄宗。其云‘奈何虎豹姿’，又云‘戢翼栖榛梗’，乃是坎壈咏怀，非列仙之趣。”原来，钟嵘、李善等人，只把追求“列仙之趣”的诗看作正宗游仙诗，而把涉及人间烟火、“咏怀”式的《游仙诗》排斥在外了。这是一种偏见，一种误解。阮籍的《咏怀》中，也有不少追求“列仙之趣”的游仙式的诗；而在《游仙》这一体裁中，也可容纳各式各样的诗。请看，《文选》主编萧统的父亲

梁武帝萧衍的《游仙诗》：

水华究灵奥，阳精测神秘。
具闻上仙诀，留丹未肯饵。
潜名游柱史，隐迹居郎位。
委曲凤台日，分明柏寝事。
萧史暂徘徊，待我升龙辔。

这是萧衍在雍州刺史任上的诗。原来，这位齐明帝的雍州刺史，知齐将乱，潜造器械，秘密准备起兵。他预备“升龙辔”，决非去追寻萧史、弄玉，而是想登上新的龙座（参本书萧衍部分）。显然，萧统、徐陵父子、庾信父子在编《文选》时，并不重视梁武帝这首重要作品，但这首诗却是中国诗史上少见的优秀诗作。它把雄心勃勃、抱负远大、诗才高超的未来皇帝的心态，作了生动的刻划。可见，除了“列仙之趣”的游仙诗，在六朝还有多种主题的游仙诗。从本书所选来看，游仙诗有下列几类。

第一，追求“列仙之趣”，如曹操、张华、何劭、张正见等人的作品。张正见《神仙篇》写到

了一群神通广大的神仙，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求仙兴趣。其中，热闹的神仙场面，已开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先河。

第二，摆脱人生烦恼、抒写对现实不满的仙诗。六朝诗人太痛苦了，像曹子建，身为陈王，实为囚徒。他怀着对未来的恐惧，不停地挣扎，却永是失败。如何摆脱心灵的痛苦？只有在游仙的幻想中，他获得了暂时的安宁。再如郭璞，他完全预料到自己将被叛将杀害，他也有力量、智慧来逃避杀身之祸，但是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，这是何等悲壮！张溥说他“烈士殉义，虽死可生！”“如斯人而不谓之仙乎？不可得已！”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第三册《郭弘农集题辞》）郭璞追求之“仙”，是痛苦而悲愤的灵魂对理想中人的生活呼唤！

第三，力求超越的诗。中古诗人，敏感地发现人的生存时间、空间太不令人满意。为了超越——超越自我，超越空间，超越生命，于是找到了游仙这一理想的武器。如郭璞《游仙诗》“采药游名山”，诗人通过采仙药、吸玉液、食元气，进入了仙境，实现了第一步超越。然而诗人不以求

列仙之趣为目标，他成仙后，抚龙驹，乘奔雷，逐电火，又实现了第二步超越，离开大地，进入天国。这里，诗人有时空的超越，还有人类的各种功能、技巧的超越。永不满足，力求超越，是人类进化、发现文明的原动力。不少游仙诗反映了人的这种本质。

第四，追求人生现实乐趣，追求享受的游仙诗。石崇是金谷园主人，他曾以跟国舅王恺斗富闻名。他的《思归行》在求仙的幌子下，以追求享乐为主。此诗作于他晚年一度辞官隐退之时，序中说：“晚节更乐放逸，笃好林藪，遂肥遁于河阳别业。”他在金谷园中，“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，入则有琴书之娱。又好服食咽气，志在不朽。”他并不热衷成仙，只追求现实的享受，他借用某些道教词语，而实质却追求“登云阁，列姬姜。拊丝竹，叩宫商。宴华池，酌玉觞。”

第五，道士的炼功歌诀。从本书所选作品，已可发现北方有集体炼功的“靖场”，南方上清派道士，则注重在静室作个人修炼。南北的共同点是都有炼功口诀。道士修炼，意在长生，追求成仙。葛洪的《求生二山》，或作内丹守一之功，其目的

“守一存真，乃能通神”；或对房中术的高潮进行形象化的隐喻。诗中说，只要登上“太元之山”及“长谷之山”，那么，“子能修之，乔松可倚”——就可跟王乔、赤松子作朋友了。

第六，其它各式各样的、特殊的游仙诗，如萧衍以作皇帝为目的的《游仙诗》等。

以上六类诗，其题目，或用《游仙诗》，或用其它题目。所以，不能仅凭题目来断定是否属于“游仙诗”。

二、“道”诗——哲理诗

“道”是中国古代先哲儒、道、墨等各家共同追求的真理。先秦诸子，毕生探道。后世文士，都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。本书把以诗的形式来阐述道的诗，都算作是体现道家思想的“道”诗。当然，游仙诗里不少诗也讲“道”，但大量的道诗却在玄言诗中。这类诗，与游仙诗的最大区别在于：它不以追求“列仙之趣”为目的，而在于阐述老庄之道，或某种人生哲理，或具体到养生之道。如果说游仙诗以情趣为主的话，那么，玄道诗则以“哲理”取胜。具体来说，本书更着重如下几类。

第一，探索天道。如张华有首诗：

混沌无形气，奚从生两仪？
无一是能分，太极焉能离？
玄为谁翁子，道是谁家儿？
天行自西回，日月曷东驰？

这是一首类似屈原《天问》式的小诗，是理性的产儿。它实与先秦诸子一样，在探索天的规律。只是张华生活于西晋，所以比先秦人多了一些新词吧了。梁武帝萧衍《赠逸民》之九，可以说是中古很优秀的哲理诗的代表：

如堊生木，木有异心。
如林鸣鸟，鸟有殊音。
如江游鱼，鱼有浮沈。
岩岩山高，湛湛水深。
事迹易见，理相难寻。

萧衍一生，极富传奇色彩，又是典型的知识渊博，精通儒释道三教的文人。他当了皇帝后，仍

保持许多文人风俗习惯，写出许多优秀的诗作。他看到了大自然、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多样性、丰富性、复杂性，并不想利用帝王之尊使之统一，他深知，无论谁也无法使之统一，只有承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。他虽谦称“事迹易见，理相难寻”，实际上，他已抓到了这一哲理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比秦皇、汉武更理智而明哲，秦皇焚书坑儒、汉武独尊儒术，实际上是企图只让垄上之木，只有一种形态；妄图使林中万鸟，只能有一种声音；然后又利用帝王淫威，强求一致，终于做了违背天道的事。梁武帝执政时，他融合三教，至少与秦皇汉武不同。诸如这种哲理诗，本书入选颇多，意在纠正近二千年来的一些偏见。君不见，萧衍去世一千余年了，又有哪一家选本、哪一篇论文重视这首好诗呢？

第二，阐述老庄哲理的玄言诗。魏晋之际，玄风特盛，老庄思想，极有市场。道教的初期，也利用老子，助长了玄风。孙楚《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》云：“莫大于殇子，彭聃犹为天。吉凶如纠缠，忧喜相纷扰。天地为我炉，万物一何小。……齐契在今朝，守之与偕老。”诗中既有老子的

祸福相依，又有庄子的“齐物论”。祸与福是一根绳的两股索，互相纠结，密不可分。庄子认为万物都相对，万事无是非，孙楚就把庄子笔下的殇子、彭祖直接引入诗中，向送行的朋友表示自己决心以高蹈的老庄思想来消释生之忧患、死之悲哀。孙楚是晋朝玄言诗开风气的大诗人，后来的孙统、孙嗣、孙绰跟他在血统上、精神上都有联系。

中古中晚期，以追求长生为旨归的道教徒吹起了反对庄子齐物论的号角，他们认为生就是生，死就是死，生与死不能整齐平等，不能毫无是非。著名道士王羲之甚至在《兰亭序》中痛斥“齐物论”：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”！无数道士，更以实际行动反对庄子的齐物论，敢于大胆地提出“我命在我，不在于天”的口号，（陶弘景《养性延命录》引《仙经》语，可见早已流行），百折不挠地进行长生的探索与实践，这对中华文明的进展具有很大的作用。本书在入选的兰亭诗部分，已有涉及，并在另一部著作《长生的探求——〈真诰〉之谜》中作了论述。这里只想强调，阐述老庄的玄言诗，特别是宣扬庄子齐物

论的诗，在兰亭诗会上受到了严肃的批判，这在中古文坛上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，本书之所以入选许多兰亭诗，并旗帜鲜明地肯定王羲之，意在引起读者的重视。以前，对玄言诗一笔抹煞，显然是一种幼稚无知的表现。

第三，歌颂隐士，宣扬隐逸思想的诗。道家思想崇尚隐逸，六朝文人爱隐居，有多种原因。隐士中的“高士”，具有巨大的社会声誉，统治者常常把吸引隐士参政当作自己的政绩。少数隐士也确实掌握着朝廷大权，例如山中宰相陶弘景。晋末军阀桓玄时刻在想篡晋自立，却要人吹嘘他爱隐逸（《晋书》本传）。可见，隐逸在六朝有特殊的含义。隐逸的目的虽多种多样，但亲近大自然，从大自然中体玄悟道，是六朝隐士的主流。如湛方生《后斋诗》：